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九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東觀稿

漱玉軒記

琴之作所以協二儀之和暢八風之氣禁人之邪而納之正者非他樂比故君子近之以儀節聽之以平心而非有故未嘗斯須撤之傳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謹然矣哉淦曾懋溫氏天稟良淑孺染芳懿悅詩書敦禮樂而於琴也尤酷嗜之蓋其勤若柳子厚其精

若趙惟疎而恬澹不可榮辱則阮千里之伍也嘗構一
軒於所居之堂之東偏塏爽幽聞恆琴於斯遠之崇山
浚溪拱挹藁宇近之冽泉奇石嘉葩美木羅列于庭屢
皆足以導宣其趣每清風之朝明月之夕一塵不生萬
籟俱寂惟絲桐之聲四聞於外聽者或曰彼其戛鳴球
鏘琳琅耶琢璧爲璽剝圭璋爲鍼秘耶抑瀉萬壑之流
以浣結綠澡玄黎耶何其聲之清越以長而其終詘然
也懋溫旨乎其言遂大書曰漱玉之軒搢紳爲之賦詠
備矣聞來京師介秋官主事何君衷求余記之惟玉擅

天下之美故凡狀物之美者率有取焉若於人曰如玉
馬曰歎玉泉曰鳴玉是已漱玉之云蓋亦狀琴之美耳
余少學琴頗知其美已而中輟長游四方往往遇能琴
者爲余鼓之傾耳終日而不厭然大抵多清新竒眇之
音而乏淳古澹薄之味未始不私歎之也顧嘗徐驅關
步於山椒川澁林莽之墟幽閒廣莫之野天風徐來吹
萬咸作谷之鏗谿泉之淙琤濤波之滂湃木之薊莅而
竽歛與鳥獸和鳴之音迭唱而更和泱泱乎盈耳爲之
滌除塵慮心曠神怡而天性之真湛然充復自以爲身

在上古而聆庖羲重華之絃奏也醉翁蓋先獲我心者
故其論琴謂與山泉風雨怨寡之歎雌雄之鳴堯舜三
代之言語無異焉者然則琴之美奚翅漱玉乎哉中庸
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極於化琴亦有之古之琴化
者周公孔子其人也余欲往而從之懋溫肯指余道且
同往乎書以問之

鷺車閱武詩序

上復辟之四載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永熙往莅
宣府前刑部員外郎吾邑李文盛時謫於邊睹公之政

殊絕固已駭歎繼而庇公之德感佩不已迺撫事爲十
有二題求羣縉紳賦而頌公總曰驚車閱武詩聯爲大
卷走書屬余書其首簡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然所以
柔遠威外以備不庭不虞之患者蓋有在矣唐虞以降
疆場之憂無甚於朔方者至于國朝始克汎掃腥羶之
氣屏之漠北數萬里外而燕雲之地自石晉迄于近代
更四百有餘年爲虜巢者悉歸職方以復唐虞之故宇
羣胡怛威慕義稽首而來臣是固祖宗聖德神謨之所
被然奔走禦侮之臣實與力焉宣府古雲中郡也在今

爲神京之蕃屏天府之閑閤勢切近而雄要非他鎮之比故常擇臺憲重臣兩有文武而宿著勞望者莅焉公人傑也負倜儻瑰璋之才加以恢廓志量自其少時卽擢高科敷歷中外英聲茂績四馳于天下久矣北門鎖鑰非公不可至則省觀咨詢舉兵民之務皆籌其利害而罷行之文武之吏皆灼其勇懦哲愚壯老而黜陟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兵食以足民物以饒威令之宣達于塞徼之外歌頌之作茲其時矣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高岡生梧鳳凰集止嚮高烝民江漢之作皆所以美

周宣王也余於是見天子聖哲之德不可以不書
雖然匈奴不滅何以家爲霍票騎猶有此志而況今之
所謂人傑者乎行將左右師帥奮揚天威霆轟颺馳於
絕幕之北犁其庭掃其穴係單于以組獻之北闕竿其
首於藁街以攄神人之宿憤以震懾四夷之膽以樹國
家無疆之休是當特書大書垂耀于無極謹執簡以俟

一松記

稿李楊公文度故工部主事嗣宗之子今太學生霖之
父也幼承義方文辭彬蔚長通世故左右具宜然不欲

數其材以用于世屏居獨遊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操
尙剛特耆老而不變若將絕類離倫塵垢萬物干雲霄
而直上閱千古而立於獨者其所居之里爲松溪蓋嘗
有松而今濯濯矣公於其宅獨樹松一章而因以一松
自號賓客過者或曰凡世之崇堂奧館必植奇葩異木
若蘭桂之芬馨鳳花牡丹海棠之嫵豔迺足以供翫賞
性情也蕭然一松何庸植之公莞然不答或曰夫安邑
千樹聚蜀漢江陵千樹橘渭川千畝竹與山居千章之
材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松材木也胡不樹之千章俾

世之求禪傍者求高明之麗者求輪輻狙猴杙者求
舟楫者皆得而給之乎區區一章安足取也或曰昔之
人有樹萬松者十松者聽七松者封五松移四松者哦
二松者撫孤松者公一切不取而獨號一松何居昔鍾
輻嘗植一松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吾子當登第此非
公所願也抑爲令子願之如王公之植三槐乎公皆不
答顧麾三尺童子取松花酒觴客時宿雨新霽蒼陰滿
庭涼風謖謖作竿籟聲公甚樂之酒中而歌歌曰一松
兮蒼蒼挾浮雲兮上征託余根兮幽閨不天斤斧兮無

榮棟梁綠蘿蕨蕤兮白鶴翔舞百昌離立兮紛總總其
在下叶咀積雪兮含霜歲既晚兮彌秀表獨立兮千秋
與天地兮比壽歌已重觴客客醉而去他日有以是質
余者余亦不知其何說也抑以自況其操尙乎謾爲之
記

鄉貢進士趙君墓誌銘

君諱慥字允孚其先汴人有諱某者丞台之黃巖縣因
家焉於蕃以昌世有顯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
德不耀母某氏君少穎邁有鉅人之志十六爲邑庠生

從鄉先達兵部主事章叡學進士之文文與其齒偕長
如連山出雲鵬鸞而驥驚秋水灌河而兩涘不辨牛馬
耆生宿儒見之皆避席而舍景泰元年鄉試有司見其
文曰是可扛龍文百斛鼎者遂擢經魁第三人錢梓其
文天下誦而式之明年會試中乙榜例授教職不就迺
入胄監攻苦磨厲學日與博聞爲序記詩賦諸作亦皆
得其體裁而進士之文益工名益章徹僉以會闈首選
望之而再試再屈於人歲久例赴常銓亦不就欲必得
甲科以酬其志天順五年夏五得疾至六年二月四日

卒于寓館距其生永樂壬寅得年四十有一君爲人孝
友行于家信義行於鄉國言必擇而發動不詭於道其
志欲大有爲以自見雖連蹇困踣而未嘗少衰其心篤
於自信逮疾久大漸猶慨然曰吾行不畔天天其俾余
至此極也疾儻閒乎言已而瞑可哀也已嗚呼古者學
校選舉之制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以能者其法
精其途一其有司皆明而不惑士生其時孰有抱德藝
而負屈抑之歎者哉今也不考其德而徒較其藝以第
其甲乙以爲其終身資序之崇庠而較第之者又不皆

明也倖而甲屈而乙者不鮮矣若君者旣屈矣然猶有
所待而不幸不得其壽故卒不獲伸其屈遂其志也其
命也夫君娶某氏生一子曰宗方晬而君卒囊無遺貲
館人刑部主事姑蘇陸君景義士也厚賻之而鄉人故
舊哀而賻之者尤眾余其鄉試同年也旣哭賻之又爲
之銘俾其弟某歸以識其墓墓在某鄉某原葬在某年
某月某日銘曰
孰賈不售孰植不茂胡俾子之獨奇而不偶人耶天與
職此之咎我銘昭之庶其不朽

送劉參議序

舟之師嘗浮積石道瞿唐涉狂飈怒瀾而克濟者其乘
順風蹈平川固傲然若在閨門几席之上然衣襖之不
戒而櫓櫓之就傾者不鮮矣故君子圖易若難謹終若
始然後業樹而不墮名彰而不朽劉君益之始以英資
茂學與俊造之選第進士擢行人操已有虔將命不辱
聲稱蔚然推轂僉四川臬事已而例改貴州凡司臬事
號稱風憲非他官之比苟不能虎視鷹揚震撼山岳是
忝厥職前兩道皆夷夏之交地險遠而俗陋惡蛇豕所

噬狐狸所巢莫難莅者君所至輒屏貪墨鋤奸凶虔劉
蠻寇而嫗煦其善良邊圉以寧郡國以理用是奏最陞
食正四品祿參議于閩藩其鄉人若大行人邵君震需
余序贈之參議職典綏牧無事鷹虎之威而閩不當夷
夏之交旣庶而富以君之材雖使臥治可也夫閩庶富
易治非獨優於兩道雖列藩莫能尙也然曩者潢池之
赤子不起於甕陋難理之邦而獨起於此蓋莅官者率
以其易治而忽之不綏以德而繁刑重賂以弊之耳夫
凡事雖小皆不可忽也一忽萌而百弊出矣況當州牧

方伯之任而受旬宣屏翰之寄者乎周書有言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請爲君今日誦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茇將爲君他日歌之是爲序

農樂記

有農於簡李之墟者寅而興午而饁晡而方息蕃稊穉菽麥瓜蔬之種時而播之勤而灌糞耘耨以斂之時荷蓀行阡陌聞歌七月詠甫田廣之以豐年良耜其色浩浩若自得者嘗語客曰吾戴天履地幸生華夏遭治平